



鱼灯



鸭子灯

一 送花灯的礼单

永清花灯业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,是依托于这里一项求子庆生的特殊年俗。

每年春节前,这里所有求子或有新生儿、幼子的家庭,亲家之间都要上演一次送福与纳福的欢乐交接。

年前腊月的集市上,五彩招摇的花灯摊位是最风光、最能让人绽放笑容的一景。流连在这里的人们,无一例外,都是有女儿新婚或是有1岁至6岁小外甥、外甥女的人。

这里有个风俗:春节前,姥姥家要把花灯买好,让姥爷或舅舅送到姑太太(已经出嫁的女儿)家。根据孩子的年龄,每年送的花灯也不一样,这样的祝福要连送6年。“头年鸭,二年瓜,三年大车往家拉;四年鱼,五年虾,六年送个猪猪八。”这是当地脍炙人口的儿歌,也是送花灯的礼单。

鸭子灯可能要连送两年。姑太太新婚,可能还没有怀孕,娘家要派哥哥或弟弟送一盏鸭子灯来催生。鸭子,取的是“压子”之意。新娘一见鸭子灯来了,要立马把鸭子灯塞到炕席底下,一屁股坐上去,把鸭子灯坐扁,取的是“压定孩子”之意,来年就能生育了。为了表达感谢,新娘要给哥哥或弟弟裹红包。这红包的金额也是水涨船高,近两年已经涨到二百元了。所以人们总是开玩笑说:“二十块钱买的灯,一转眼就卖二百,谁不送啊!”

孩子出生后的第一个新年,姥姥家还送鸭子灯,仍然是取“压子”之意。但这回可没红包了,因为这次的灯笼不是送给姐妹,而是送给外甥,想要红包,自己跟外甥要去吧!此时,孩子还没足周岁,有的还只能躺着,即使这样,到了年三十儿晚上,灯笼也是要点起来挂在孩子床头。这是给舅舅取吉利,永清一带有句歇后语叫“外甥子打灯笼——照舅(照旧)”,说的就是这个习俗。对于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,淡泊的永清人也是很珍惜的。当然,也是给孩子和全家取吉利,“吉星高照”嘛!

之所以把送灯笼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粗枝大叶的舅舅,估计有两个原因,一来舅舅是亲戚中强壮的男性角色,借助舅舅的力量才能把孩子“压”得住、“压”得稳,孩子才能更健康地长大;二是舅舅在亲戚中的地位也高,“娘亲舅大”嘛!作为对舅舅的回报,舅舅有生之年,外甥正月里都不能剪头,直到“二月二,龙抬头”。

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年,姥姥家改送西瓜灯了。原来想,可能是希望所有好东西,都借着大风刮到家里来吧。后来一琢磨,应该是取西瓜“多子”之意,这时孩子已经一周岁多了,小夫妻应该开始新一轮的造人计划了。是祝福,也是催促。第三年,要送大车灯,是一种带轱辘的小车的造型,这时的孩子都已经满地跑了,小车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乐趣。再往后就是“四年鱼,五年虾,六年送个猪猪八”。这后面的几年,更注重花灯本身的观赏性和趣味性了。比如,猪八戒的耳朵和嘴巴连着同一条绳,孩子们一拉,耳朵和嘴巴就忽哒忽哒地动起来,像杖头木偶一样。手艺好的艺人,能在同一盏猪八戒灯上糊一百零八张嘴。

近年来,村民们对这些花灯造型进行了改进,制作出“驮楼”的造型,如鸭子驮楼、鱼驮楼、蝎子驮楼等。鸭子驮楼即在原鸭子灯的基础上,在鸭子背上添加一座楼,“压子”压得更结实。

永清花灯 五彩招摇尽祝福



嘴巴和耳朵会动的猪八戒灯

二 放花灯趣事

放花灯的正当日子,是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三天。因为孩子太小,一般都要由家长或年长的哥哥姐姐带领放花灯。

到了十六这一天,放鸭子灯的人家,不管花灯多漂亮,都不能再往家里拿了,要到刘姓人家的门口,把花灯踩烂。

意思是借姓刘的光,把孩子“留”住。第二天早上,刘家人一开门,就会看到门口一大片烂灯笼。这时,主人就会一边笑,一边骂:“这是哪个王八蛋弄的?”等的就是这句骂,因为永清民间还有一句俗语,叫作“不挨骂,长不大”,也是给孩子取吉利。



小车灯

三 承载祝福的传统民俗

永清制作的传统花灯,用料很简单,无非玻璃纸、彩纸、竹篾、秫秸,但工艺很复杂,单一朵装饰用的荷花就要经过染色、拿褶、粘合等环节。对于南门村来说,这项手艺不知道传承了多久。从有这个习俗就有这个手艺,一辈一辈,一直流传到今天,所以复杂的工艺对于他们来说,早已烂熟于心。

艺又传到坚固庄。这两个村的村民们,农闲时就制作花灯,为新年做准备。

因为永清、霸州、文安北部、天津武清一带都有这个习俗,所以,这一带有多少1岁至6岁的孩子,春节就需要多少盏花灯,而这些花灯,大多出自南门村和坚固庄。几十万盏花灯,从艺人手中,加载了姥姥家的祝福,被送到每一个孩子的手中。

过去,这两个村的村民们卖花灯都是骑着自行车去,几个人结成组,去往这一带不同的城镇,不同的集市。如果去天津,还会住店,一直住到花灯卖完为止。为了携带方便,花灯都是到集市上现组装,现卖现插。

中国人最大的愿望,莫过于多子多孙,子孙们健康平安,所以这个习俗虽然经历了几百年,但没有哪一代人肯懈怠、放弃。这些花灯在今天看来,有些粗糙,有些俗艳,但人们就是喜爱,因为它承载着人们心中最美好的祝福。

永清花灯的历史非常悠久,制作区域主要分布在后奕镇以南的村庄中,最有名的三个“花灯村”,分别是后奕镇的南门村、坚固庄村,刘街乡的小五间房村。

三个“花灯村”中,南门村的历史最悠久;坚固庄村目前的规模最大;小五间房村现在已经没有村民再从事此业,但在几十年前,也几乎家家户户糊灯笼,当地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:“小五间房三宗宝,拾大麻子刨包草,小红灯笼糊得好。”

武瑞征 文/供图



鸭子灯



西瓜灯